

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

會訊(雙月刊)第74期

二零一二年五月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2樓B座

電話: 2881-8373 傳真: 2363-4623 email: emily@tingsun.com.hk

網址: www.xanga.com/macaufriends

Flat B, Marco Polo Mansion, 2/f., 10, Cleveland Street, Causewaybay, Hong Kong

會長 李萬益 •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 • 秘書 黃潔瑩 鄭詠儀 • 財務 周華根 龐素貞 •

公關 陳素娟 官一青 • 稽核 黃宛平 • 總務 陳素清 蔣貞元 • 康樂 關恆昌 楊志毅 唐錫斌 孫文華

同學會報導

- ⊕ 為慶祝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日前蒙教廷擢陞為樞機，澳門教區黎鴻昇主教已定於本年五月六日（星期日）舉辦祈福感恩祭，並邀請湯漢樞機主教親臨主持，留港校友會將由五位委員組成代表小組出席上述慶祝活動。
- ⊕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本年度之畢業典禮將於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在澳門教區禮堂舉行。歡迎各校友出席。
- ⊕ 今年三月十九日校慶紀念日，亦是母校開辦師範課程六十週年紀念日，乃難得之盛事也。澳門聖若瑟同學會提前於三月十七日在聯邦酒樓舉辦慶祝晚宴，筵開三十多席，留港校友會有十餘人赴澳參加。留港校友會前委員陳愛晶同學為第一屆幼師畢業生，被邀請上台擔任演講嘉賓，難得愛晶同學記憶力特強，把六十年前師範班之見聞，透過細膩活潑而生猛的演述，讓在場人士聽得悠然神往。六十年的歲月，說來輕巧，回顧各屆畢業同學，六十年後仍有相聚者，究竟還有多少？唔講唔知，第一屆師範生尚可資聯繫的祇得三位，一位移民海外，一位長住國內，陳愛晶是該屆獨一無二的留港同學。惟其如此，她當晚真人露相，更屬難能可貴也。
- ⊕ 澳門聖若瑟校友會剛剛改選完畢，舊會長劉永年改任名譽會長，新會長黃偉強和新班子由澳門教育廳長主持監誓就職。留港校友會全體委員謹此祝賀澳門聖若瑟校友會會務蒸蒸日上，委員們身心康泰。

寶貴資料

聖中班社命名探源

2011年12月3日聖中留港校友會29周年大會聯歡晚宴假香港紀利華木球會舉行，是夕「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極一時之盛。筆者有幸獲邀出席，並與潘漢賢榮譽會長比隣而坐，談及母校班社命名起源，祇以當時會場熱鬧，人聲鼎沸，難盡所言。因撰斯文，稿投《會訊》，聊作交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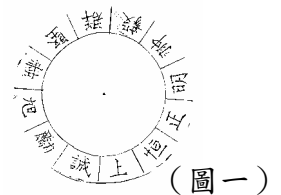
一、社名由來



(圖二)

1946年何心源神父接掌校政，積極推動學生自治，規劃了十二年為一循環的班社名稱，由小一至高三依次是恆、正、明、翀、毅、羣、堅、勗、旭、勵、誠、上，周而復始，永無終結。

當年上社是高二，正社是小一，而恆社則是預留給1947年度入學的小學一年級的。其後曾加插五年制中學兩年及男女校合併等種種原因，一度造成社名混亂。1974年度羅玉成校長，著令中小學各年級班社名稱悉依1946年的規定循環輪替，經歷三十七年至今不



(圖一)

變。當年謝亦圃老師發明了「聖中班社名推算輪」，它是用硬紙板分別造成大小兩輪，大輪標示著十二個社名（圖一），小輪標示著高、初、小各年級（圖二），大小輪同一軸心，大輪在下，小輪置大輪之上可繞軸心自由轉動（圖三）。使用時，手執「社名推算輪」，姆指撥動小輪作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把小輪的年級對正大輪的社名，便可找到該年份其餘各年級社名無訛了。（圖一至圖三是由謝老師製作原件掃描而來）。

二、社名詮釋

- 恆 《說文》：「恆，常也，常即久也。」
 正 《說文》：「正也」。矜莊、純正之意。
 明 照也。《左傳》：「照四方曰明」。
 翀 《廣韻》：「直上飛也」。翀通作「沖」。
 毅 果決也。《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羣 和以處眾曰羣。《論語·衛靈公》「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堅 《說文》：「剛也」。《論語·陽貨》：「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赭 《說文》：赤色也。《管子》：「其種，大苗細苗，赭莖、黑秀、箭長。」赭，喻壯苗生長。
 旭 《說文》：「日旦出貌」。喻旭日初升，朝氣蓬勃。
 勵 勸勉也。《書·高陶謨》「庶明勵翼」。
 誠 真實也。《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上 《說文》：「高也」。《宋史》「屢占上游」。



圖三

三、社名週期

聖中班社年度週期表

年社	恆	正	明	翀	毅	羣	堅	赭	旭	勵	誠	上
高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中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畢	1995	1994	1993	1992	1991	1990	1989	1988	1987	1986	1985	1984
業	1983	1982	1981	1980	1979	1978	1977	1976	1975	1974	1973	1972
年	1971	1970	1969	1968	1967	1966	1965	1964	1963	1962	1961	1960
份	1959	1958	1957	1956	1955	1954	1953	1952	1951	1950	1949	1948

陳既詒 2011年12月21日

會友隨筆

將相本無種

一向存有一概念，認為任何人經過軍訓，不只膽色智慧提升，服從性紀律性增高，服從性甚重要，外諺有云：「在有能領導前務須服從」，分辯是非的能力也隨之增長，可惜生長在殖民地的澳港，全無機會接受軍訓，只要稍觀大部分港澳學生，重讀書而少運動，初中後體形已見弱瘦，再配上眼鏡一雙，父母嚴加保護看管，如此溫室長大的孩子能夠抵受多少風雨，壓力來時應付能力又往何處找？香港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弱肉強食，唯利是是，多少人被壓得抖不過氣來！香江不易居！

再三拜讀萬益會長 73 期雙月刊中的大作，覺得他是個非常幸運者，也是他聰明的抉擇，假設

他在六十年初投入輔警工作，至一九九六止，經過卅多年刻苦磨練，從不間斷嚴格的洗禮，練就一身本領（在體能上及在意志上），人生定必精彩無疑，話得說回來，若不是本身附有極強的適應力，機靈的智慧，在這嚴謹的，要求極高的紀律步隊中工作，十九會被淘汰。

刊中提及警校出糧的情況，七零年後期，匯豐已在警校設有分行，于八一年至八二年末，我被派往該行工作，分行只開星期三、六及出糧日子，壓力比外邊分行輕鬆得多，給我極佳機會和該校高層打交道，該校設有幫辦級桌球室，供職員餘時休息遣閑，也曾參加他們舉辦的桌球比賽，也是我工作之一。八二年末我調離該處分行，萬益八四年才調進該校，可算是一面緣慳。

萬益也是運動好手，十餘年前（如沒記錯）我在南韓首都，漢城，今首爾購物區與他相遇，他當時是赴韓作哥爾夫球比賽的。他對賽馬投注亦別具心得，於八一、二年間，常與好友方啟祥警司共赴馬場，當時我除在警校匯豐當值外，每逢港島賽馬日，也須赴馬場匯豐分行當值，靜靜地告訴你，每場賽馬開賽前，我必會往貴賓區看賽馬結果，但從不投注，歡喜看群馬抵達終點的一刻而矣。很多次與萬益相遇，見他們時有斬獲，可見萬益腦根的周密。老實說；不跟他們落注，頗有走雞之感。（人是有貪念嘅）一笑，敢信萬益買馬是怡情，眼光測試。

最為心折者乃萬益的一顆愛國心，身於浮市，心繫祖國。國家山明水秀，孕育着無數精英，加上優異的文化，掘起是擋不住的。還記八七年電視，新聞台播出國家的工廠空空蕩蕩，地上三兩殘枝敗鐵，看之使人心酸。不到卅年的今天，國家各地建設，令人耳目一新，世人側目，鄧小平說得好，黑貓白貓，會捉鼠的便是好貓。甚麼民主，共產，名堂而矣，能使國富民安，便是好主義。要養活十餘億人，究竟不是容易。國家教育事業仍是如斯落後，要像歐美這般民主，看還須一段長時間。

九七前我曾預言，今後香港的特首有難，如今証實此話無虛，試看董建華，曾蔭權，他們費盡心思，夙興夜寐，結果吃力不討好，無他，港人民主意識仍不高，言論過於自由，凡政府的必反，不少建設，寸步難行。

正如萬益所言，祖國歷史悠悠數千年，不爭朝夕，時機未熟，要急也急不來，我國地大物博，只要放多些自由空間，人材便會如春筍茁長，強盛指日可待。

鄒而欽（1955年 鵬社）

奇妙恩典

港聞一則 2011年12月8日

慈雲山發生乘客「碌落」巴士樓梯死罕見意外。一名七旬老翁昨午趁巴士停燈位時，擬由上層步落下層準備落車，豈料巴士突然開動，他頓時失去平衡，從上層滾跌至下層，當場跌破頭顱重創昏迷，急送醫院搶救，惜傷重不治。

上述意外於三月十三日同樣發生在我身上。司機第一時間停車，報警叫白車，即時被送往伊利莎伯醫院的急症室。全程迷迷糊糊，像走進時光隧道，眼前只覺光芒四射，腦海空白一片。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睜眼看見親人憂心忡忡圍在床邊。在醫院住了兩天，做了最基本的檢驗，於是再次被送上救護車，由公院直接轉介到私院去。幸好那時沒發覺有甚麼特別不適，唯一感覺右腳完全無力動彈不得，頭上多了一幢“豪宅”。隨後又要接受檢驗，很快就得知結果，那位骨科專家說真是不幸中之大幸，骨架完全沒有變形也沒有骨折，只是右邊盆骨有少許裂痕，但是以我的年齡亦確認有嚴重骨質疏鬆，產生這意外，而是這結果真的算是奇蹟。我當時眼眶一熱，即時反應真的是上主的恩賜，留回這本是不堪一擊的軀殼，好能仍可光榮上主！侍奉上主！但在醫生面前總要把情緒控制，不方便在陌生人前失禮。醫生繼續說這階段，康復只能靠自己，起碼要六個星期待骨骼慢慢癒合。他會給一些補充骨質藥物，並安排物理治療師每天給我治理，但保證一定可以完全康復，請我放心。

醫生走了，眼淚便像缺了堤的淚水洶湧而來，並不是因軀體的痛楚，也不是因無法醫治，只覺

上主奇妙的恩典會施予我這一位卑微平凡的婢女。死亡曾擦身而過，上主的恩寵讓我的家庭保持完整，讓我的家人沒有失去至親。想起事發初時，家人憂傷的眼神，特別是老伴，惶恐、不知所措、失魂落魄，自己又愛莫能助，深感悔疚和痛心。發生了這奪命的意外，只要姿勢正確，我能坐、能睡、能吃，思想神志，五臟運作均正常，只是不能站立，並得知假以時日，定可完全康復，我除了感恩，我還能抱怨嗎？病榻中思潮起伏，感慨良多。生命能活在主內，必多喜樂，可惜人性是軟弱的，上主賜予的智慧、才能、機遇，很容易使人自我膨脹、自大，狂妄，忘記了人只是俗世中一粒塵土。

我要感謝主的事真的罄竹難書。我們這一輩，四、五十後的，雖生逢亂世，但因生長於香港、澳門，政治和地域特殊，逃過了祖國最災難的洗禮，大天災也和我們拉不上關係，不是地震區，很多大風暴都過門不入。說到我今次的意外，當然最重要是上主的保守和護蔭及第一時間得到適當的治理，所謂黃金三小時，收費卻是出乎意外的微薄。我在公院住了兩日，因轉院原故，未及繳費，便依從病人要求照辦，事後寄來帳單，只收取三百元，試問這收費，我搜索枯腸，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形容詞可用上，難怪不同地域和國內同胞，千方百計，甘冒生命危險闖關訴訟，就是要領取一張香港身份證。從另一角度想，我們這些老香港人，曾為這片福地做過甚麼？奉獻過甚麼？有珍惜、愛護她嗎？近年社會爭拗不絕，很多以前意想不到的事，也像肥皂劇般，發生在一些俱是絕頂聰明，出類拔萃和位高權重的精英，他們的反面教材示範為年青一代作了一個怎樣的榜樣，真憐惜那些沒有正常家庭培訓和支援的年青人，他們真的感覺生活迫人，茫無目標。我們這片福地暫時仍然沒有大天災，但只恐人禍，鋪天蓋地一件接一件，真的令人慨嘆。

說到自己平凡的一生，只安份做好自己的本份，自幼勤奮讀書，畢業後勤奮工作，結婚後勉力做好為人妻、為人母的職責，大不了就是納稅或間中捐獻。這些都是做人最基本責任，何足掛齒。唔！還有做一些自己有興趣的義工，最能堅持的，就是在同學會默默隨着歷屆會長師兄工作，還獲得現屆會長親自設計了一個精美的“荷蘭水蓋”頒贈給我和素香，獎勵我們一心一意由創會至迄今，數拾年仍留守同學會，算是最資深的委員。當然感謝會長李萬益一番美意。但數拾年來，同學會為我們帶出正面的能量，共融、連繫、互相支持、鼓勵、包容，那份真摯、無私，只為光榮母校，支持母校，感謝母校。那份快超越了半世紀仍然熾熱的赤子情懷，我能有幸參與其中，衷心地說真的，得的比失的多，想我們一眾資深委員也有同感吧！何況我連“荷蘭水蓋”也得了，還夫復何求！？

激發今次提筆塗鴉，最感動的是主恩浩蕩，祂陪我走過了死亡的幽谷無以為報，願與我最珍惜的一群兒時友伴，分享這驚心動魄的痛苦經歷，也請我摯愛的友人珍惜和關愛眼前人，停一停，想一想，生命真的很脆弱，如果沒有了健康，甚麼也是枉費的。借用一位學佛朋友探望我時說的心底話，“你已逃過一劫，待後日子是賺回來，應好好珍惜和善用”，就讓我們計計數，活到我們這輩子的，去日已逝，來日無多，能夠掌握在自己手裏的日子有多少……少看一次醫生，少吃一些糖粒(藥丸)已應感恩！不說了，太說教，謝謝關注！每次週年大會，我站在台上，最鼓勵你們“爆內幕”哈！全部自己人又是說實話，大家也不會介意吧，只是滿足好奇心。為了感謝你們分享我這經歷，今次要“爆”的是關恆昌，不好意思！幸好他不在我面前，下次開會見面時，最多請食飯。今次入院，使兄弟姊妹們擔心費心衷心感激，與林慧儀談及開會日期，怕再有同學來探我，便順告知她，我已出院，原來我們同學會的“鐵漢”也說“如果順路到那邊也想順便探望我”我真的受寵若驚，也非常感動，幸好及時告訴他已出院了。副會長再來電，她說：“關恆昌說黃潔鑿好彩，不然在醫院看到她不修邊幅、黃面婆一名”關恆昌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心地一流，但口舌絕不容你，閒談及開會時，他是惹火人物，為一議題常常火星撞地球，也由於他的火花四濺，得理不饒人，而令理愈辯愈明，常有意外收獲。而事後，他真的可以做到，拍膊頭，飲啤酒，完全無事，究竟是好同學，好兄弟，爭拗是針對事，而非對人，絕對是君子之爭。他是同學會的大打雜這個名詞不雅，收回！是大總管，大內高手，舉凡廁所淤塞，光管壞了，抽氣扇不動……只要陳素香大叫“關恆昌”，他

便甚麼也包攬掂。他絕對是一位有膊頭和有腰骨的男士，2017年普選特首，我們一同去投他一票。

現在病榻中，良心發現，我這個秘書真的是浪得虛名，其實不少人也幫上一把，反正不是我叫他們，是他們自動請纓，我也樂得“側側膊，唔多覺”！就如每期寄給你們的會訊，最初期是我和幾位有時間的委員在會所處理好後，便送到郵政局，工作完畢，便回會所“手談”製造機會給雀林高手大殺三方。很多時，我們的“關大哥(恆昌)”來探班，可能見到我們這班婦孺之輩，拿着那數百封信跌跌撞撞，也或許想給我們更多耍樂時間，他就二話不說，我來也！難得關大總管就是一條龍服務，摺信、貼地址、貼郵票、付寄，全部一力承擔，這位“鐵漢”原來也有“柔情”。以後我們返回會所不用工作，就是“手談”。過了一段長時間，大總管的公務真的很繁忙，常要出外公幹，不能再施以援手，這繁瑣的工作，又再次由我們數位委員擔起。那次更好笑，工作完畢後，便拿着信件，往最近的郵局寄出，怎料每到一間，他們也告知我們一是搬了，一是結束了，在銅鑼灣轉來轉去，最後來到紅寶石酒樓附近才找到郵局，不記起是甚麼原因郵局不能為我們作大批郵件處理，要我們在郵局裏逐封信貼郵票，幸好我們在甚麼逆境裏也齊心、實幹，把“聖中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最後狼狽又攬掂，事後我們還順道到酒樓大快朵頤，同學會就是有那麼多可愛的人和事，我們一班委員絕沒有把工作細分得很明確，只要有事或活動，一個電話，有空閒的委員，一定會施以援手，事後也絕不難為自己，目的只希望群策群力，完成工作，為同學會發光發熱，我們也發光發熱（吃喝玩樂）。我們這把年紀，能有一群無名利權勢之爭，可無所不談，相識相知數拾年的朋友，很多人真的對我們羨慕不已！最後，紙短了，真的要收筆，但這個一定要寫，請再忍耐。當我們最困擾的時候，總有高人出現，就是我們的副會長林慧儀。她是“神奇女俠”，甚麼也難不到她。她又好打不平，拯救弱者，聽到我們這班雜排軍的窩囊事，她又手到拿來，從此又“天下太平”，繼續牌照打，歌照唱，副會長的私隱留待有機會才“爆”。幸好入同學會時沒有宣誓要堅守保密制，不然大件事了。衷心感謝各位同學，在病榻中會為你們祈禱，順祝身體健康！

幼師 黃潔瑩

2012年四旬期

扯談警察(第二篇)

警察之友鄰而欽

我們這個槍械班共有學員約三十人，除了我和老麥來自輔警隊伍外，尚有來自機場特警組，飛虎隊，衝鋒隊，偵緝處的兇殺組，反黑組，有組織罪案組等等。其中洋人有六七位，其餘是本地華人了。至於我所說的洋人，是不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的警官。洋人大部份來自英國、間中有愛爾蘭、澳紐、加拿大、非洲英屬地、甚至德國、基本上都被當作是英國人，正如我們在澳門就讀時，所有來自廣東以外的同學，我們都統稱之為上海佬一樣。至於洋妞警官，則較為簡單，她們都是來自英國或英國屬地。雖然警隊早已推行男女同工同酬，但在八十年代初期女警仍未施行配槍，故此我們班上沒有女性，變相是清一色的男子漢班。

總教頭是駐港英軍的一位陸軍上尉，協助他的是一位少尉，其餘六七位陸軍上士擔任助教，他們都是洋人。在九七回歸前，駐港英軍在本港的事務上有名有實，與今天駐港解放軍深居簡出的活動範疇截然不同。英軍司令中將曾經是港府最高權力機構行政局的當然成員，軍部與港府各部門互相合作，肩負海陸空邊防，配合警方打擊海盜、走私、堵截境外偷渡客和船民等等。當香港發生正式騷亂時，軍部與警方便立即啟動軍警聯合指揮中心，由一位中校和一位高級警司在中心作每天24小時不停共同當值，確保軍警行動溝通無誤。我認識這個中心算得上是工作巧合，其時我加入警隊尚不足三年，輔警不同正職警察，兩年多的經驗其實所識甚少，祇是一名新兵小卒。可是在1966年夏天，向來平靜的香港社會竟突然因為天星渡輪加價而演變成騷亂。港府根據動員法例，在接近下班時分透過香港電台發出緊急召集，要求輔警們即時報到，我隸屬旺角警署，而軍警指揮中心則設在九龍總部二樓，是我們警署的隔壁。當收到召集時，有一位與我居處很近的隊友老徐，駕電單車

接我一起報到，由於時間急逼，我們攜了裝備袋便匆忙開車上路。但當我們還在路上的時候，騷亂情況變本加厲，穿戴鋼盔持著武器的警察已紛紛列隊排陣，向人群不斷施放催淚子彈，霎時間，硝煙濃霧充斥著旺角區的大街小巷。但暴徒們並不退讓，在很短時間之內，結集了成千上萬的人群，怒吼之聲振耳欲聾，商店被惡意縱火，霓虹燈紛紛熄滅，彌敦道上的先施百貨和邵氏大廈門前的大玻璃應聲塌下。這時人群四處流躡，車輛也不按交通燈號而胡亂行走，很多無辜的司機最終成為被襲擊的對象，人和車輛此刻已無安全性可言。老徐和我心懷慌懼，祇好跟隨別人棄車徒步混在人群之中，為了不讓那些盲流起疑，我們盡量掩蓋著袋裡的裝備，警察身份一旦暴露，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幸好警署已在不遠，可是，警方從遠處射來的催淚彈卻愈來愈烈，濃烈的化學氣味，中人欲嘔。我們本來奉召去抵禦暴徒，可是出師未遂，已變成被圍剿的壞分子了。幾經辛苦，終於返抵旺角警署。這時暴亂情況漫延至深水埗，油尖區和其他區域，港府已準備宣布宵禁。我們隨即向所屬警官報到。這時氣氛非常緊張，警署緊關了各處大閘，除了重點站崗和哨樓監察之外，軍裝人員已全部組隊外出，便衣警察則潛伏在人群之間伺機而動。除了文職人員和我們這些小卒，旺角警署幾已成為一座空樓了。同學李錦培在英資船運服務多年，他一口流利英語非常實用，立即被編在警司房掌聽電話。我則跟隨其他隊友戴上鋼盔，持著老虎獵槍列陣門外。率領我們的上級是一位山東大漢，體重估算有三百磅，發號令時聲若洪鐘，加上他警服上耀眼的紅圍帶，顯得特別威武，平日訓練我們時，總討厭他要求過分認真，可是，今夜面對這些張牙舞爪的暴徒，有這隻大笨象主持鎮壓，也不覺其煩了。

入夜後，港府終於宣布了戒嚴，英軍奉命出動，我們如釋重負撤回警署，我稍作休息，但上級通知另有工作，原來這次騷亂引來境外媒體極大興趣，一班約十餘人的外籍男女記者正聚合在警署之內，等候新聞處人員帶往實地採訪。這時警署既無車也缺人，因為警車都組編了防暴隊，可用的人員仍須留守現場。警署與市政局主管經過一輪磋商後，找來了一輛運載雜物的大貨車，暫作載客之用。我沒有警車駕駛執照，洋上級也臨時發給我一張公函，授權我駕駛重型警車。港英講究制度，雖然在這混亂時刻和用人之際，他們也不厭其煩顧全十足，從此我便成了一名合資格的警車司機，可以駕駛各類型警車了。當然事無全美，因為這輛車並不是警車，是市政局雜物車，那些記者也不是雜物，是乘客，車輛也沒有乘客的第三者保險。我們幾方面都是以知之為不知的態度去幹了，這就是士急馬行田，亂世心態。

我開著車輛，向劫後的市面慢慢前進，新聞處隨員向他們詳作介紹，滿足他們的拍攝和報導，這時街道較為平靜，雖偶聞警察嘍喝之聲，與幾個鐘頭之前的暴亂情況相比，真有雲泥之別。為了安全，我沒有將車程去得太遠，新聞處職員也很明白形勢，隨後宣布採訪完畢駛返警署。這時午夜雖過，警署反而變得非常熱鬧，因為外邊的人員開始徹返進行更換補給。被拘捕的疑犯也正排列等待落案和審訊，由於審訊室地方所限，這些犯人祇好擠作一團，讓空氣充斥著無比的噁臭。我稍作喘息，掏出了隨身必備的記事冊，把上半夜的工作一一填寫進去。有關訓諭、事故和對話等，我們都須要在冊子上記錄，以便日後翻查或作為法律考證之用。我剛靜下來，可是上級的指示又到，我要和另一位隊友立即向軍警聯合指揮中心報到。原本鐵門深鎖平日顯得非常神秘的中心，這時燈火通明，偌大的辦公室座無虛席，軍警大員都在埋頭忙個不了，壁上的電子地圖，標示著各個地區的暴亂現況和軍警調度。無線電對講機和發報機震天價響，通訊人員雖然都提高了嗓門，可是成效成疑，和遠方的隊伍總是溝通困難。我未受過通訊訓練，那個餘下的晚上，成了他們的跑腿，打點茶水和在各部門間不斷傳遞紙抄訊息。

後記：騷亂平靜後，老徐的電單車被發現已遭暴徒縱火燒掉。後來跟據暴動法例向港府索償，最終獲得全數賠償。我前文說過，輔警生涯讓我的餘暇充滿動感。老徐視這種動感為刺激，他卻受不了這些過份刺激，在辭職限制解凍之後決定辭去輔警，專心發展他的事業從而避過翌年五月，時間更長，形勢更險的左派工會大暴動。天星騷亂後，電訊組積極培訓人才，我半途

出家被派去接受訓練，學懂了電訊操作和一點軍用數碼。次年，我與李錦培脫離小卒行列，被昇為警目，仍駐守原地。

明白了港英政府軍警的良好關係，我們在警校上課，借助軍部教官便不足為奇了。事實上，由軍部主持這個課程也有其恰當之處，因為警校的槍房和軍部的槍械庫無論在槍支種類和彈藥都實在難以匹配。我們的上尉教官也非常負責，他不厭其煩，用軍車運來無數不同種類的槍械給我們認識和試射，長槍短槍，半自動步槍，手提衝鋒槍，我們最入迷的還是那些占士邦間諜故事的短桿槍，那時手機電話槍尚未面世，但那些掌心雷微型槍、打火機槍，雪茄槍等等，已讓那些槍痴同事，愛不惜手。他們孜孜不倦地向我們講解，那種敬業樂業精神，很值得我們尊重。話雖如此，他倆在課室主講槍械原理、結構、性能、如何把握射擊等等，這些老生常談聽多了，在午飯後便很容易不覺入寐，那時教官便適時教授我們拆裝槍械，一般員警祇懂使用槍械，但絕不會將槍支拆散。這個玩意又將我們的學習精神重新聚集起來。我們從沒試過將一支美制步槍徒手拆裝，初時個個笨手笨腳，後來經過不斷反復練習，都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工作。假如待以時日，就算蒙上了眼睛或在黑暗的環境裡拆裝也不算是甚麼難事了。（待續）

(1959年 恆社 李萬益)

編者按：

- 1) 第73期會訊，「春節團拜」之投稿作者實為旭社黃宛平同學，排版遺漏，在此對黃同學致歉。
- 2) 再三致謝我們的「百科全書」和「活動字典」陳既詒老師特意撰文闡述「聖中班社命名」，理應於前期會訊刊登，延誤至今，實為編者懈怠之誤，老師及校友們請多多包容。